



我的远航，正在远航

■ 邓昭斯宇（湖南）

远航是什么？草原的牛羊告诉我，那是梦里自由的香格里拉；西北的漫天黄沙告诉我，那是戈壁上风刻的印迹。这是牛羊的远航，这是黄沙的远航，而我的远航似乎在看见张纯如先生写的那本历史的记录书开始，命运的齿轮转动，当小齿轮对上大齿轮，就如宝钗的青云之志般，新闻人的求真务实也成了我所行所向的云端。

历史的长河，仍是奔涌不息，淘了一浪又一浪的泥沙，沉淀下中华文脉的五千年。从黄帝炎帝的智慧源头溯流而上，孕育着古老神秘文化基因的种子落地生根。

甲骨青铜、活字印刷，历史的印记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，甚至是自媒体人编导的短剧《逃出大英博物馆》也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意，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为信使的文物跨空间交流，都是文脉的远航史。

我好像又听见万里长城下的铮铮誓词，历史的脉络更续、延展，我是文脉中的微尘，但萤火虫之微，也可教日月增辉、山海补益。

千年沧桑风雨，求真以致远的古朴理念留存在中华人的骨子里、流淌在中华人的血脉中。

近代兴亡之际，鲁迅先生弃医从文，要挽救的是一个民族腐朽的灵魂。他以文为笔，小说里书写的是时代真实的麻木态，他的文字无不在挽救国人的意志、挽救岌岌的中华。

我想，那暗夜在这寂静里奔波向的明天，也到来了，这可能就是历史文脉远航的真谛。

求真致远的内在精神高度也是新闻人所不可或缺的，如果新闻失去了求真性，虚构的空中楼阁最终还是会消亡。我的远航征途，就是不断地追求真相、探索真相，不管是咬文嚼字的编辑，还是战火硝烟中的战地记者，都是真相的远航家。

梦想的航帆总是不容易掀起，舰船的舵也不是那么好掌的。人文的校训对实现远航做出了注解，是“谋近以致远、养根而俟实”的精神理念，这也契合了求真务实的新闻理想。只有在谋近中寻找求真的力量，才能行且致远；只有在夯实基础的养根之源中脚踏实地务实，才能俟实而即动。

文脉的传承便是如此，一脉又一脉的王朝更替变迁下，文脉沿着扎扎竹筒、叠叠纸张，甚至是古老建筑传扬至今，文脉打下的深厚的底蕴不可忽视。而我可能作为历史文脉发展的记录者、见证者，更要夯实基础，养好本根，谋今发展之道，实现我的远航，文脉的延续远航。

远航之行路漫漫，而今越过明月关山万里，再度从头越。

飞吧，萱草花

■ 罗炳崇（福建）

又是一年盛夏时节，又是一年萱草花开。故乡碧绿的田陌间，橘黄色的花瓣高低起伏，争奇斗艳，灿若星辰。

每年萱草花绽放的时节，却是我心头最为感慨的时刻，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。慈亲倚堂门，不见萱草花。”可如今，却是“儿女已归家，慈母在何方！”，空荡荡的老屋厅堂，只留下长长的寂寥。

一晃，母亲离开我们已经第五个年头了，可是她音容宛在，多少次，我甚至认为她的离去只是一个错觉，在我归家的那一刻，她依然坐在堂前，笑容可掬。

是的，无数次我眼前都有这样的幻景：厨房里热气腾腾，母亲微胖的身影在忙碌着，等我们落座了，便会端上各色美食，有我喜爱的珍珠丸、芋子饺、糯米血肠、牛肉兜汤、慈菇扣肉等等，一大家子其乐融融，大快朵颐。

平凡的母亲，一辈子都是劳碌碌碌、默默无闻。小时候家庭条件拮据，母亲要上班、要干家务，还要照料我们四兄妹，但她总是把这个家打理得

井井有条，让我们吃穿无忧。每天起得最早是她、睡得最迟的也是她。工余时间，母亲会带我们上山砍柴、摘野果，到田间地头浇菜、拔兔草，一年到头，家里总能自给自足。母亲虽没什么文化，却是识草药的高手，什么车前草、半边莲、夏枯草、鬼针草、马齿苋……遍地都是，母亲信手拔来、晒干，如果我们有什么头疼脑热的，不用去医院，只需选配几副草药煎了，几乎都是药到病除。我记得，母亲还会特意摘一些萱草花备着，她告诉我，萱草花不能食用，但具有止血凉血、消肿等作用。

后来，我知道萱草花又叫“忘忧草”，是中国的“母亲花”，这种花的花性强健，无论湿润或干旱、无论高温或严寒，适应性都极好，我觉得母亲的性格像极了萱草花。小时候母亲家庭幸福，算得上是小家碧玉，后由于诸多变故，被迫抱养给殷实人家当养女，很早就成为主劳力。由于家庭成分不好，她小学没能毕业，十五六岁便进工厂当学徒，开始多舛的人生。虽然命运不公，但母亲很

少埋怨，她性格柔弱中透着刚强，几经磨难，却似风雨后的萱草花那样处变不惊，从未把苦难写在脸上。

与人为善是母亲毕生的信条。印象中，她从未向儿女们发过火，也没有和同事邻里闹过矛盾。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，母亲总在叨念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。她告诫我们，一定要怀有感恩之心。不用说亲友了，就连毫无瓜葛的陌生人，母亲觉得只要能帮助的，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这也为她博得了一世好名声。在母亲走后的好几年，遇到那些街坊邻里，都还在念着她的好。

母亲晚年得了重病，但她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强。因为长期挂瓶，全身手脚几乎扎遍了，许多地方老是淤青肿胀，却几乎没有听她“嗯”过一声；做肠胃镜，她坚持不用麻药，硬是挺了过来；屡次从鬼门关走过一遭，她比我们更坦然，面对满脸泪水的我们，却微笑着说，人总是要走的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后期无法再劳动了，她就安安静静坐着，不指手画脚，也不添乱，有什么事，也

很少给外地的儿女挂电话，她总是怕影响我们的工作，怕我们分心。但是我相信，母亲对我们的牵挂，是一分也未曾减弱的。就在那神志不清的弥留之际，她几乎分不清任何事物了，却能清清楚楚喊着儿女的名字。

母亲最终还是走了，但她一定是带着我们的爱走的，我看到她走得是那样的安详、那样的宽慰。如今一切已成往昔，如果人生能按下倒车键，我真愿意重来一次，再当母亲的儿子，再一次次重温那些幸福的时刻。

我觉得，死亡并不是终结，我们的母子情缘并未了，母亲依然活在我的心头。当我高兴时，我能感到她的喜悦，当我悲伤时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轻轻地抚慰。只要我还在，母亲就会以另一种方式陪伴在身旁。就如此刻满眼娇艳的萱草花，随风起舞摇曳，那一定母亲的笑靥在召唤。

美丽的萱草花呵，就让我掬下一朵，让它随风儿飘扬吧，带着我永远的思念，飘向那无边无际的远方……



一卷雪

■ 任随平（甘肃）

雪落纸页，是一页文字，雪落大野，便是一卷好诗。

一页文字，一卷好诗，有娴雅气。落在纸页上的文字，仿若打碎的白玉兰上藏着的小精灵，让人心生爱惜，茫茫大雪，落在荒野之上，荒野少了一份黛赭色的褴褛，多了一份灵动与欣喜。静默在这样的景致里，一任雪花飞扬，落在发丝上，落进衣领里，落在袖管上，粘在脚蹻上，风安静着，树默然而立，远处山野之下，有一行若隐若现的行人印迹于深深浅浅里通向林边的村舍里，而此刻，炊烟悠扬，若是

以启航本心，在翻滚的波涛中踔厉前行，掌好命运的船舵，摇起梦想的航帆。正如《长安三万里》中李

盘旋而上的音符，弥漫着草木清香。

我喜欢这样的景致，喜欢这样安静的晨间抑或午后。

其实，晨间的时光更令人珍爱。

三五只鸟影，六七声鸟鸣，滴落在村巷之外的雪地上。雪地是纯净的纸页，鸟影是剪影，而太阳刚好翻过远山，将光线斜斜地洒落过来，而鸟声，则是从近旁的高树上滴落下来，就在翻飞的那一瞬间，一蹬枝，村庄远了，雪野近了，唯独鸟声落下来，落在行人的衣衫上。那人抬起头，不见了鸟影，却撞见了鸟

白对高适所说的那样，我胸中的锦绣也将有那脱口而出的一日。

“只要诗在，书在，长

声，惊喜里四下找寻。其实，村庄是雪花最好的归宿，住在村庄里的孩童，因了雪花而灵动奔走，住在村庄里的鸟雀，因了雪花而动人，就连突兀的枝柯，因了雪花而显出几分丰腴之姿。雪敲窗，炉火旺。

线装书摊开在木几之上。

在雪花簌簌的韵致里，走入明人张岱的素衣文字中，“拥毳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看雪。”“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雪落湖上，真是一处妙境。一痕堤，一点亭，一介舟，两三粒人，此之外，

安就在。”中华的文脉也仍然在，我的远航，正在远航。

便是茫茫留白，此画境，唯有中国画方能点化而成。若是村巷之外亦有一湖，即便没有舟楫，但就那一痕长堤，携一卷旧书漫步其间，任由雪花落在古旧的封面上，落在念想与现实之间，落进一个人散淡的情怀里。晚归，携一卷雪花的文字。在周庄一场淡薄的雪花里，三毛醒着，文字醒着，时光醒着，看雪的人醒着，念雪的人醒着，桌上的茶醒着。一味好茶亦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落雪，三毛在这样的夜里必是饮着一味江南的好茶。江南的茶温润，有雅气，能泽润灵魂。江南的雪含蓄蕴藉，落得悠然自在。三毛的文字在茶香与雪意中游走，有茶的温润与雪的蕴藉，后来，三毛从周庄的一场雪中出走了，走得那么决绝，于是，周庄的雪很久很久才落一场，就只是那一场雪，也能落进人们的念想里，落进时光的记忆里。

从周庄的牵念里走出来，雪还在落着，落在瓦屋上，落在斜斜照过来的光晕里。

庭院不大，容得下雪花和梦就好。

雪花落在窗棂上，梦安卧在纸窗之内的温暖里。周作人饮茶，喜欢在瓦屋纸窗之下，瓦屋纸窗有旧气，旧气好，旧气能激发出人灵魂深处的香味，在瓦屋纸窗之下饮茶，独享的不仅是一味茶，更是一段古旧的故事。就像一首旧诗，落在泛黄的扉页上，轻轻地掀开来，就是打开一扇窗，那“吱扭”地一声，就是灵魂出窍的声响。

近年来读车前子和胡竹峰的文字，我就读出了一味雪落纸页的旧气。这让我总能在第一场北国之雪沸扬的时候，安坐在临窗的藤椅间，一卷诗书，盈盈在手。

起身，握一卷雪，提壶烧水，沏一壶上好的雪之茶。